

大批判資料选編

(供批判参考)

陆定一反革命修正主义 教育言論摘編



《内刊》反修兵印

一九六七年五月

最 高 指 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目 录

一、 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 竭力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	(1)
(一) 否认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对学生学习 毛主席著作	(1)
(二) 污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贴标签”, 叫嚷“还没有马克思主 义教育学”	(2)
(三) 胡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学校不能“靠革命经验吃饭”	(2)
(四) 以“保证监督”为名, 公然篡夺党在学校的领导权	(3)
二、 疯狂反对党的教育方针, 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4)
(一) 歪曲和篡改毛主席提出的培养目标, 宣扬“双重目的”, 主张 “培养专家”	(4)
(二) 反对突出政治, 鼓吹智育第一, 技术第一, 升学第一	(5)
(三) 借口“提高质量”, 大搞什么“重点学校”, 配备所谓“好教师” “好设备”, 培养所谓“好学生”	(6)
(四) 对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 叫嚷“要发生教育亡国论了”	(7)
(五) 竭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 宣扬“未立不破”, 提倡 “改良主义”	(8)
(六) 在“教学为主”的幌子下, 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9)
(七) 贩卖资产阶级教育“双轨制”, 推行“两种教育制度”黑货	(9)
三、 抹杀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实行阶级投降路线	(11)
(一) 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11)
(二) 为牛鬼蛇神出笼鸣锣开道	(12)
(三) 肆意歪曲“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13)
四、 美化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竭力维护他们对学校的统治	(16)
(一) 推行专家路线, 要青年拜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脚下	(16)
(二) 反对批判资产阶级, 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公然为右派分子 喊冤叫屈	(17)
(三) 在知识分子中推行“三高”政策, 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19)

一、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竭力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却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指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向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妄图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阴谋。

（一）否认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对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

不要提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这种话我们不要讲。

（一九六二年二月讲话）

所谓创造性的发展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商量一下。我认为就是基本原理与实际的结合，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不是一个人所能搞起来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揭穿了以后，我们多少把这个“迷信”打破了一些。

（一九五六年三月卅一日给党员干部的讲话）

毛主席著作不要搞得象“宣威火腿”，天天吃，吃一个礼拜就厌了。不要象斯大林那样，只能学他的，不能学别人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在讨论发行《毛泽东著作选读本》会议上的讲话）

有的人没读毛选也是很好的；有些人读了毛选也是一塌糊涂。

（一九六四年六月讲话）

学习主席著作是好事，但也要适当掌握。第一要学，第二不要以为一学主席著作就什么都行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听了北京六中汇报以后讲话）

学校和解放军不一样，学校要求不能那样严格，吹一声哨子就学毛选。学校的政治工作不能照抄解放军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讲话）

要求每个人都象马克思，就要走到反面了，如果中小学学生已经有了马列主义思想教育，那以后怎样？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讨论中小学条例会上的讲话）

(二) 污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贴标签”，叫嚷 “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学习毛主席思想不是当偶象。不要看成毛主席思想包罗万象，把它庸俗化。……现在还有一个新标签，叫做“毛泽东思想”，到处都贴，好象贴了那个标签，就是“毛泽东思想”了。……贴标签，好象义和团差不多，念了一个咒，就刀枪不入一样。

(一九六一年四月讲话)

现在青年一代，不要使他们思想简单化。以为天下已经没有形而上学。现在还有新标签，到处都贴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研究学问的人，用贴标签、粗暴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五日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不但在自然科学内部不要随便贴标签，也不要在社会科学中随便贴标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多，教育学就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五日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明确的。至于如何运用于教育工作，那就不是一下子就解决的。

(一九六〇年四月《教学必须改革》)

(三) 胡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在学校不能“靠革命经验吃饭”

“一切组织都由党员来领导”，我不同意。今天就请你们来作校长。技术，党不能领导，党就是管政治。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召集即将任命为北大副校长的傅鹰、翦伯赞座谈时的讲话)

外行去领导内行，需要有条件的。第一要自己去学，第二要与内行合作。现在是不学又不合作，于是抓辫子、戴帽子都来了，这是不行的。我们离开内行还远得很，刚如小学毕业生一样。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在重点高等学校贯彻条例会上的讲话)

省、地、县三级党同政府管理文教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知识文化不行，当个书记识字很少还可以，靠革命经验吃饭。要搞宣传文教工作就不行，会闹笑话，有的不会团结知识分子，对立得很。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发言)

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他不服。

(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在华东七省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的领导就要个政治领导就可以了。我们要安排资产阶级讲话，不安排人家不敢讲的。状元不是状元教出来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四日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四) 以“保证监督”为名,公然篡夺党在学校的领导权

有的地方领导方法不大对，有个口号叫“一杆子插到底”，就是党委决定一切，系总支决定一切，支部决定一切，这样就乱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廿七日接见阿尔巴尼亚教育代表团时的讲话)

由于党组织多抓了行政业务工作，学校中党的领导有所削弱。不这样做，党委的领导可以搞得更好。要看到建立了领导权是一方面，党的领导有所削弱是另一方面。……总之，不在你职权范围以内的事，不能乱做。学校是学校，党委的同志可以清闲一些，超脱一些，多做调查研究，多学一些。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讲话)

对于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提出为什么要以校长为首，好象这样党委就没有权了，过去什么都要由我来批条子，领浆糊、领桌子都是自己批，好象权力很大，很舒服。不自己批条子，要把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去掉一些，就感到不舒服，好象权力就去掉了。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讲话)

大学的总支，不要提领导，坚持下去，保证监督，要把工作做起来，不能要么领导，要么什么都不干。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各省、市负责人会上讲话)

中小学党支部不起领导作用，只起监督、保证作用，这样规定好，粗暴可以少一些。监督、保证，向上级反映情况也是帮助领导。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宣传文教会议第四次召集人会议
上的讲话)

中小学的支部，对行政是保证监督，对党的工作、群众团体（如共青团、少先队、工会）、政治思想工作，那都是领导的。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在宣传文教会议结束会上讲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又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且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毛主席又发出“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并作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

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公然抵制和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培养革命接班人，竭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相对抗，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积极为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一）歪曲和篡改毛主席提出的培养目标， 宣扬“双重目的”，主张“培养专家”

我们的教育有双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培养接班人，培养后代。所谓接班人就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二个目的是提高国家文化科学水平。这包括普及教育，培养一批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教授等等，以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在全国教育厅局长会议上讲话）

个人志愿现在孩子没有了，应该在远大理想下有个人志愿，例如要想当地质学家、当医生，现在有共性，无个性。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讨论中小学条例会上的讲话）

从前训练出来的那种大少爷，当然在某一方面还是有利于生产的。比如大少爷是工程师，大少爷这一面是不好的，但工程师一面还有点用。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在农业中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有两个口号不妥当：一个是“培养目标是普通劳动者”，一个是“学校即工厂，工厂即学校”。不妥当的原因是偏了，不是以教学为主。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五日在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上讲话）

全面发展，包含着这样一个根本内容，就是使学生们有比较广博的知识，成为多面手，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我们主张工人在工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农民在农业生产中成为多面手，并且主张工人兼农民，农民兼工人……。教育应该使学生得到广博的知识，但是广博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具体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将来，在完全巩固、完全发展、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将要培养出能够作很多事情，能够担任很多职业，但是又有重点知识的人。这是我们的方向。……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一九五八年《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一定要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从前是为革命，革命以后还会有的，……现在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强调为生产服务。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的讲话)

劳动者，就是要能生产。……因此，全面发展要和因材施教相结合。我在北京讲了一句因材施教，很多人反对我，在这里要鸣鸣不平。全面发展和因材施教，孔夫子就讲的。孔夫子讲的全面发展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就是他的全面发展。他也因材施教，他的几个徒弟，有的会做生意，有的会赞礼，有的很勇敢，有的很懦弱，各种各样，孔夫子对他们就因材施教。我们的全面发展，就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要和因材施教结合起来……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在农业中学问题座谈会的讲话)

要全面发展，因材施教。不因材施教就是官僚主义。这种工人，那种工人，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要求。学生还各有不同的个性。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

对“全面发展”我们的意见有两个：第一个是要有比较完备的知识。因此毛主席就提出这样的口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又有政治，又有文化，又会脑力劳动，又会体力劳动。这就是完备的知识了。还有一个了解，就是广博。广博这个东西，就是不要局限于一种工作，要能做“多面手”。一个是完备的知识，一个是广博的知识，这就是“全面发展”啦！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会议上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

(二) 反对突出政治，鼓吹智育第一，技术第一，升学第一

思想工作能值几个钱？一个钱也不值！它不能生产出什么东西来，也生产不出什么“剩余价值”。……

(一九五六年三月卅一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当坚持兴无灭资的方向，但这是长期的事情，不要急躁。过去为什么会犯“左”的错误，就是因为一下子想做到。这是好东西，但吃得太多就会拉肚子。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中央文教小组讨论“三十八条”会上讲话)

学校里要学解放军，但和解放军不一样。学校里有学校的特点：要又红又专，又要学到业务，又要思想革命化，这是两件事。

(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成立政治部也要经过试点，不要重复五八年的错误教训，要又积极，又稳妥。做冷静的促进派。

(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学校要有秩序，没有不行，总要读书，做习题。总搞运动，学习能搞好吗？不行，还要读书。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重点高等学校会议上的报告)

教育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把知识传给别人，把知识学进来。教

育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会议上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

这些同志的错误就在于把教育本身视为目的，忘记了教育的目的是担任各种工作的和在知识方面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劳动者。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江苏《新华日报》《民办农业中学的重大意义》)

政治课只是知识，恐怕要搞得少而精一点。

(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的讲话)

任何高等学校何尝不是职业学校或技术学校？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毕业后，也要担任一定的职业，不能一世在学校里。高等学校和其它职业学校或技术学校的区别，不过是知识程度的高低而已。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江苏《新华日报》《民办农业中学的重大意义》)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是否要戴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帽子？智育第一、分数第一、升学第一、纪律第一，这四个第一是否都要戴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帽子？不行。

(一九六五年四月听北京六中汇报时讲话)

升学自从孔夫子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一九六四年二月七日在大区汇报时讲话)

(三) 借口“提高质量”，大搞什么“重点学校”，配备所谓“好教师”“好设备”，培养所谓“好学生”

全日制中小学水平降低以后，吃了很大亏。中学生进大学，数学、外文程度低，苦得要命。这就给高等教育和科学的研究工作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一九六二年在文教工作会议上讲话)

全日制中小学要提高质量。现在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同过去比，语文、数学、外语三个主要学科都降低了。数学降低了一年到一年半，外语降低了三年到四年，其他课程也有所降低。

(一九六二年在文教工作会议上讲话)

我们可以从全日制学校中挑出一批学校，作为重点，着重提高质量。这种学校虽然为数不多，但有了它们，就可以防止教学质量普遍降低的危险。将来也才有希望提高全国教学的水平。要消灭差别，必须先承认差别。

(一九五九年三月卅日关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几点意见)

在中小学中，已办好一批重点学校，还是需要的，如一个省办好几所中学，一个县办好几所小学。这些学校要有一定的好教师、一定的好设备，教出来的要有一定的好学生。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在宣传文教会议上讲话)

现在还要不要“小宝塔”（按，指全日制大中小学逐级“提高”）？还要。因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会长期存在，差别存在一天，“小宝塔”存在一天。消灭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小宝塔”也就没有了。“小宝塔”存在对我们有利，有没有不利的一面？有，就是培养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吧！资产阶级专家吧！我们教育就是了。所以“小宝塔”取消早了不行，恐怕一直要到社会主义完结，这东西总要存在的。

（一九六六年四月廿日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会议上讲话）

（四）对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 叫嚷“要发生教育亡国论了”

从前右派批评我们乱、糟、偏，我说有部分道理，的确也有乱糟偏。这样搞下去要垮台。

从前我们说有普遍降低的危险，许多同志不赞成。同志，是降低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一级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这几年发展多了，再发展下去就糟了，要发生教育亡国了。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七日在大区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文教工作我曾说质量普遍下降，现在看来是取消，如（师大）化学系从二十几门课减到九门，政教系四门课。这叫什么样子？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一个指头也真烂得差不多了，烂狠了也会死人！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六日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学生程度每况愈下，比不上北洋军阀时代和国民党时代好的学校。主要是领导不坚定，谁说什么就改什么，下面反映程度高了，就砍，减了还有意见，不满意，似乎提高一点，加一点不行。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在中央宣传部讨论十三年普教工作总结时讲话）

错误还主要出在发展速度太快，和权力下放太多。这样就出了许许多多毛病，如劳动太多，上课太少；撤换了许多不该撤换的校长和教师，提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把语文课当政治课来教；教学改革的试验范围太广，要求太高，课程标准太高等等。结果也是降低了学生的水平，有些学校秩序很乱，大伤元气，要一个时期才能调整过来。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陆定一签发的中央宣传部向毛主席的综合报告）

我们的孩子，政治知识比我们小时候高，文化知识是低的。为什么低？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大跃进以来低的。大跃进以来有毛病，大发展、高指标、瞎指挥、乱斗争，还有劳动过多，有影响，要检查一下。五九年开会就提出过的，学校里不要搞运动。……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讲话）

质量有所降低，有长期的原因，也有一时的原因。如五八年大发展、高指标、瞎指挥、乱斗争。北京师大附中有个小学，一下子调走了很多老教师，这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恢复的。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宣传文教会议上讲话）

我们犯过的错误，差不多苏联都犯过，有个时期他们曾规定只上三门课，生产劳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到一九三二年才改过来，看起来比我们乱得厉害。我们乱，主要是五八年、五九年下半年，到六〇年又乱了一次。

（一九六二年在中央文教工作会议上讲话）

(五) 竭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教学改革的指示， 宣扬“未立不破”，提倡“改良主义”

是不是叫教学改革，我很怀疑这个名词。到处都改革，这好不好？好象一叫改革，劲头就大一些。反正是又要劳动又要读书就是了。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老实说一句，教学还不是改革的问题，就是改良一点，是改良主义，不叫教学改革为好。

从前搞了一次教学改革，现在又要搞了，你要改革那么多？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是不是提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全日制高等学校的理论知识，只许提高不许降低，只许广不许窄。降低，搞窄，都不算本事。第二个条件是劳逸结合，大集体小自由，不要把学生搞得太苦太死。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在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规定，没有新的教科书，就用旧的，有错误也用。规章制度也是如此，新的没有立，就用旧的，总比没有好。没有立，就不要破。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经验时，不要去否定已经有的东西，因为已经有的是经过几百年形成的。

(在理工科教学会议教育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

你们医大概没有一个人想改的，勉强去改也不行，宁可不改。……光靠我们这些人搞，靠得住失败，调子越高，主观主义。昨天我和彭真同志谈过，我们认为要坚决搞，但要顺其自然。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

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

(一九六〇年四月《教学必须改革》)

大学不能缩短学制。高等学校的学生要一专多能，知识要一专多能，劳动也要一专多能。……北京有个医学院搞八年的，我们还要办下去。

(一九六〇年在高校教改问题座谈会上讲话)

课程改革，第一要专家觉悟，第二要掌握分寸，不要搞得“左”了，“左”了不行。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在听取高教部关于政治工作会议的汇报后的讲话)

课程和讲授方法，这两件事恐怕中小学校较好解决；高等学校较难解决，应该教的不教不行，教得太多了也不行。讲课方法，中小学要在课堂上又讲又练较易解决，高等学校能否办到，我有点怀疑。……所以这种东西宁愿时间慢些也不要紧。

(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对你们的会议有个意见：这次会你们只是讨论一个减轻学生负担，减少课内外活动问

题，恐怕太窄了。那只是个局部问题。要从全局看问题。

(一九六五年九月七日在高教部直属高等学校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六) 在“教学为主”的幌子下，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现在有些同志似乎忘掉了反面的经验，这样搞是搞不久就要垮下来的。五八——五九年，没有几个学校上学，不读书。所以在《六十条》中要写上“以教学为主”。高等学校要写上“以教学为主”奇怪！可是不写上不行，有些学校就不管那一套，都去劳动去了。这些东西不好，所以在《六十条》中写了许多“不许”“不准”。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日在高校理工科教学会议上讲话)

一九五八年的教训就是那样的，就是劳动太重，无法上课。当然后来变了，一变，又是课程太重，这个事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日讲话)

不要走极端，丢掉一头，五八年就吃了这个亏，劳动多了丢掉了教学，现在两方面都加强，不要再吃亏。

(一九六四年二月七日在各大区汇报后讲话)

教育、劳动、科研三结合不要再提了，教育界“共产风”，我看这就是。什么劳动越多越好，科研越多越好！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在中央宣传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教学为主还是对的，不能推翻，不然你就不要办学校，办学校干什么？当然还有劳动、政治思想教育、体育。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科学有好处，对四个现代化有好处。当然光劳动不行，要有相当的教学和教育，才能达到比中上等阶级高得多的水平，比中等资产阶级、比大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一九六四年二月七日在各大区汇报会上讲话)

可以考虑，弹钢琴的是否要那么多劳动；医学院是下去劳动好，还是下去医病好，只有那么一些时间，是否还是到工厂、农村进行卫生工作，带点 220，阿斯匹灵到那里医病好。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讲话)

(七) 贩卖资产阶级教育“双轨制”，推行“两种教育制度”黑货

我们还要搞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这里讲的两种，为什么不讲一种？为什么不讲只搞半工半读一种教育制度？我看还是要搞两种。……我希望各省，除了全日制教育的体系之外，还要搞出一个半工半读的体系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在全国半工半读高等教育会议上讲话)

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少奇同志说是造成一个形势“将”全日制的军，同时，把业余学习带动起来。

教学革命，真正要革，还要靠我们半工半读学校。半工半读学校真正搞起来，我看就可以“将”他们的军了。

这些青年参加半工半读，优越性很多，现在我们越看越明白。我们老祖宗也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过。我也说几句。第一，它改造了人，它是培养新社会人的重要方法。半工半

读在经济上边也有好处。第二，学生很快能顶工。第三，它能促进技术革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日讲话)

这些人四小时劳动，四小时读书，他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他可以集中力量劳动，集中力量读书，互为补充，互为休息。劳动就是他读书的休息，读书就是他劳动的休息，读书使劳动更好，劳动使读书更好。

学习的目的是要提高文化科学知识，还有当地需要的技术。这里边名堂可多咧，譬如农、林、牧、副、渔。……有了一些技术了，那些上山下乡的人就能够站住脚啦！并且可以在乡下传播文化、传播技术，这对于农村很好嘛。上山下乡以后，还要组织他们学习，那就要搞农业技术学校，可以培养各种各样的人，培养农村的教员，管气象站的，保健站的，拖拉机站，反正多得很。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日讲话)

大学生将来怎样实行半工半读？怎么参加劳动？少奇同志也设想过了。比如说要你北京大学的文科来包一个北京饭店，或者搞一个什么学校来包一个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比较麻烦点，里面有秘密东西。所有那些扫地、擦桌、洗碗、端饭，我都包下来，可以不可以这样子？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日讲话)

中小学要搞两类，一类提高，一类普及。可考虑普及，办些简易小学。……对于私塾，我们要领导，不能禁止。是否编些新教材、新三字经之类，大家要重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讲话)

有的同志说什么单轨制是无产阶级的、双轨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凡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的教育，就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凡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培养学生的，不论是单轨制或是双轨制，都是资产阶级的教育。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江苏《新华日报》《民办农业中学的重大意义》)

貴黑“臺灣有錢幹嗎”音譜，“跳舞女”育韓舞優青霞表演（上）

非不公行式一聲一指不公行式，彈調箇根里好。彈調音難持固，彈調板音彈高處玉指揮。
彈調頭音彈頭目全工調，音音圓滑美……。彈調頭音頭音上，彈調音彈中。彈調工半調以
連系本相發半工半十指通理益，私文
(節錄王文海音譜原稿于牛頭金音五十年一甲八六六一)

古韻氏學余業舉，也同。葉西曉目全“音”，輕歌一曲，如飄飄仙子回清心，舞中亦半，舞中工半，舞中

舞中舞音美，流動帶五真妙樂音半工半。外道音半工半音非音更正，音要重實，音韻半音
(丁寧由音譜音)

原京音，故此曲東陽音音對，白頭鵝音橫彈音對，吳音當頭音，奏半工半音念半音連音半工半，長音要重音人合音譜非歌最古，人音都為古，一聲一轉其音曲異，也舊字歌，彈音原

三、抹杀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实行阶级投降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却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的谬论，实行阶级投降主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然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相对抗。

（一）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有用的东西已经不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讲话）

在我们党内，产生这些坏东西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在我们的国家里，产生这些坏东西的阶级基础是很薄弱了，地主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只剩下那么一点了。

（一九五七年，《要做共产主义者，要做顶天立地的人》）

在我们国内，帝国主义没有了，官僚资产阶级差不多没有了，地主阶级没有了，资产阶级差不多没有了，反革命基本上肃清了（不是完全肃清）。我们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过去是叫化子打狗，打那条革命之狗，革命再来几个我们都能打得下了，可惜革命到这里为止了。

（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讲话）

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的三年内把这些地区完全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五六年五月廿六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草稿〕）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条界线划在那里，我同意周扬同志讲的，主要是世界观问题。知识分子是搞意识形态的，不是普通的人。就是说，是共产主义还是非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古巴七百万人，是革命人民，但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说，资产阶级左派，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不同意。如果说这样，那我们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讲话）

对知识分子的进步应有足够的估计。对知识分子老的一代差不多都搞清楚了，右派也划了，象马寅初这样的人要他改造很难。有些人和我们共事多年，靠拢党，最后入了党，梅兰芳入了党，欧阳予倩入了党，竺可桢七十多岁了，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入了党。陈恒都八十多岁了，一直靠近党，最近还入了党。这样的人还多着哩！总之，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有的入了党，有的从中派变为左派，大量是有进步的，应该做足够的估计。当然，也有人离开我们的，知

名的还举不出来，知识分子在困难中经过了一次考验。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一日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
的发言)

学生的团结问题也要解决，过去是资产阶级子女欺侮工农子女，现在是工农子女转过来欺
侮资产阶级子女。

(一九六五年四月听取北京六中汇报以后讲话)

(二) 为牛鬼蛇神出笼鸣锣开道

我们要用他们的材料来教育青年，是不是可以这么办，搞科学的研究生，除要他们研究马
列主义的某个专门题外，还要强迫他们研究一门资产阶级哲学。不要搞得那么单纯，只晓得马
列主义，背来背去就那几条，光知道训人，没有对比，大学政治课是不会令人感到兴趣的。

对青年一代，我们希望他多学点知识，马列主义要学，资产阶级的、孔夫子的(封建的)也要
学，还要考，不及格不行。……

(在中央文教工作会议上讲话)

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是正确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有四条：第一叫万岁。唯物主义与辩
证法万岁。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也万岁。……第三，一定要学，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要学，唯心
主义与形而上学也要学。……共产党也要学学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懂怎么行？听到就远而
避之，怎么避得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五日在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上讲话)

我们主张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有宣传的自由。禁止宣传的自由，是不好的，这本身就是
个形而上学，有片面性。

(一九六一年四月廿五日在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上讲话)

……以为天下没有唯心主义了，没有形而上学了，以为凡贴了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就可以相
信，这也是不对的。千万不要使青年人思想单纯。特别是研究学问的人，用贴标签的办法、粗
暴的办法，不但无益，而且会有害。为什么有害？因为它不利于团结，就要有利于敌人。这些
情况很多，对一个勤勤恳恳做学问的人，思想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或者有唯心主义嫌疑的，骂他
一顿，这是孤立自己，帮助敌人。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上讲话)

对资产阶级思想也不要一笔抹杀，其中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其中的某种成份在某个
时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七日在中央文教小组讨论“三十八条”会
上讲话)

学术问题、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有关，但毕竟是另一个范畴，还是要区别的。……有些主
张欧几米德的也可以允许其存在，……不能说你相信欧几米德，就是资产阶级……应该坚持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九六〇年在高校教改座谈会上讲话)

贵州关了些国家办的小学，农民就自己办学，让孩子读“先考先妣”和道士拜忏的东西。还
有个省，乡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千多字，一年读完，就会记帐了，很管用。公办小学，
洋学堂，一年八百个字，不知那年才读完百家姓。

(一九六二年在中央文教工作会议上讲话)

凯洛夫的教育学，有新旧两个版本，这两本书都是社会主义的，同资产阶级的教育学有本质不同，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

陶行知先生的理论与教育实践，是有另外一种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他把人民看作人，而不是看作奴隶与顺民，他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所以，他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在教育事业上，他同样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慧。这种思想，充满在他的著作之中。他主张人民自己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为了这个主张，孜孜不倦，干了一生。谁见过陶先生的，就被他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所感动，陶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以唤起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为目的的教育，是极其宽广的发展前途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要继承陶先生的遗志奋斗，……并把它实现，唤起解放区的人民，更加积极的参加解放区的建设工作和自卫战争。陶行知先生精神不死！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报》《悼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三) 肆意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现在两个传下去，马列主义思想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传下去；两个万岁，马列主义万岁，资产阶级思想也万岁。

(一九六一年一月讲话)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大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九五六年讲话)

凡是学校布置了的就要听要懂得这些东西，才能去反对，要参加学术讨论，也要学完了再参加。不学，不懂，就去反对，无非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不是郑重的研究学术的态度。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中央文教小组讨论“三十八条”会上讲话)

教育方面，在反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时，绝不能抓住一些具体问题去扣帽子，这样统统打倒了，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抓教育思想要抓政治思想，不然就要抓过头。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消灭三个差别还是扩大三个差别，不是琐碎的问题，你们办事不要搞过了头。

(一九六五年四月听取北京六中汇报以后讲话)

在政治课座谈会上，有个同志说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提高提高再提高，这志愿很好。但是问题是如何提高？用什么办法，将唯心主义都搞走，在表面上好象更高，实际上没有高。人家不佩服，总有一天会反过来。苏联的瓦尔加，他是不对的，但是有学问。我们一面批判一面学嘛。现在我看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一批判就抛到垃圾箱里去。现在研究国际经济问题的还是他。另一个是德波林，他是机会主义，现在苏联的米丁、尤金都是他的徒弟。你能批判他，是他教了你，你才能批判他。你不教你，你没有本钱批判他。你批判了他，再向他学。……因此千万不要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就是把我们的旗帜举得更高更高的办法，除此外没有第二个办法。空喊提得更高，很好听，但缺乏办法。办法就是虚心的学。有点学问的人，不管他政治上怎样，都要向他学。……这是学术问题，尽管他政治上差，只要不是右派，都要帮助他，都要向他学习。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在历史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宁愿要一个爱因斯坦，而不要十个批判爱因斯坦的人。不要把技术性质的问题，学术

性质的问题，艺术性质的问题与政治问题、思想问题混为一谈。

(一九五六年三月卅一日在上海对党员干部的讲话)

工人农民知识很少，农民更是如此，知识多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知识，下一代一定会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再下一代也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不好听，叫作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也可以。有两个传下去：马列主义思想传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也会传下去；辩证唯物主义传下去，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也会传下去，一直传到共产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传下去，传五年，传十年，传几百年，短了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要向他学，学得好的人接受了他的知识，又改造他的思想，这是少数。学得不好的人，学了他的知识，也学了些资产阶级思想，这种人占多数或少数，要看我们的工作。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八日在中宣部会议上的讲话)

××那篇文章，写得很长，但是道理讲少了，帽子多，象开盛锡福帽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骂是应该的，在人民内部漫骂不是战斗。同敌人斗争时漫骂是战斗，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就不是战斗了，是开帽子店。这些同志好处是革命热情高，但就怕开帽子店开上瘾来。青年易犯这毛病。我党在历史上只犯一次右倾路线错误，却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因为“左”倾有那么一股劲，很难说服。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在历史学座谈会的讲话)

鲁迅说过漫骂不是战斗，不管三七二十一，骂人家是资产阶级，把人家骂倒，这比阿Q式的胜利还低级。骂人，难道科学就能大发展吗？骂人没有使科学发展的，相反，基础课的质量降低了。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讲话)

展开自由讨论时，不要动不动就骂人，批评不要老用“不可容忍”的字眼，特别是共产党员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共产党员要谦虚，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把学术工作压死。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学术工作，我们以后会吃亏的。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上海对党员干部讲话)

党领导，要有人，学术批判把他们打得一个个灰溜溜的，把自己孤立起来，还领导什么？教育什么？不搞统一战线是不行的。开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闭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不得。

(一九六一年讲话)

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严格的把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分别开来。文艺报有一篇文章，说现在的批评都是“五十度的微温”，不冷不热。这种提法不妥当，批评各有不同，何必都象火一样，我们对胡风集团才不同一些，丢了三批材料。其他的批评，有的是只要“五十度”“三十度”就够了。

(一九五六年三月卅一日在上海对党员干部讲话)

例如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这是可以用更温和的办法，同他共同商量，求得改正的。当时也曾采取共同商量的方法，但报刊上的批评是过分尖锐了些，这是因为当时这个问题是同文艺报编辑部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的缘故。

(一九五六年五月廿六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草稿])

头脑清醒一点，不要再“左”了。上海谈家桢提出五年消灭米丘林学派。随他讲，学术上两派竞争，没有关系，米丘林派是当权派。党员，不研究学问，拿棍子打人，刺激刺激也好。学术上门户之见很深，他讲消灭，又不是杀人。谈还是左派吧！你们找他谈时，他自己也表示检讨，

搞得太紧张了。两派竞争，不要看得太严重了。傅鹰发牢骚，有些对，有些不对。当副校长是我们提出来的。他是资产阶级中间派。要让他讲，不要因为他讲了些不好听的话，就听不进去，想整得人要死。社会科学方面，现在有人代侯方域翻案，这里可能有政治问题，如为变节辩护，等等，但先要当作学术问题看一看。……要学会同资产阶级右派（新的、老的）进行斗争，也要学会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合作。

(一九六二年在中央文教工作会议上讲话)

四、美化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竭力 维护他们对学校的统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特别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竟然反其道而行之，百般美化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扬阶级调和，鼓吹阶级合作，竭力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

（一）推行专家路线，要青年拜倒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脚下

提出一切资产阶级都不要的口号，对不对？那是很大的错误，原则性的错误。……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哪怕他们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也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讲话）

依靠谁的问题，国家依靠工人、贫下中农，团结一切爱国的人，一切可以一起走的人。……学校只提依靠工人、贫下中农就不对了。学校要依靠劳动化、革命化的知识分子，或依靠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化革命中就有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问题，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了。因此，应该两句并提：国家依靠什么，学校依靠什么。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日在高校理工科教学工作会上讲话）

学校依靠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依靠工人是不行的，国家可以依靠工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定要用，不用是错误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九日在教育部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有个愿望，希望下一代能够攻下科学这个堡垒，而且一定要把它攻下来。……现在，我们把知识分子请来做你们的先生。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有进步、中间、落后之分，但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他们应当爱护你们，尽力把本领教给你们。你们应当尊敬他们，执弟子之礼，向他们好好学习一切有用的知识和本领。

（一九五七年第十二期《中国青年》“要做共产主义者，要做顶天立地的人”）

现在应提出的问题是党应该补点自己的缺陷，办法只有老老实实向懂得的人去请教，去学习。

（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们有很多事还不会办。不会办事情就请诸葛亮嘛。从前有个刘备，只有刘、关、张三个，没有办法了，就去请诸葛亮办事情。诸葛亮也没有桃园之结义，非亲非故，后参加刘、关、张的

三人党，但请他来办事。我们要学这个，那个人办事情办得好，就请他来办事情。

(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日中宣部机关整风动员报告)

在五七年反右派以后，应该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劳动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的统一战线……。大学校准备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三三制”，……在组织上要这样做，各个文艺团体也要考虑这个问题。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在干部轮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看了冯友兰的书，他的确比我们高明些。……离开资产阶级还有谁来教我们，我们怎样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一级文教部门负责人会议上
的讲话)

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不好，学术上好，就要用，如钱伟长。这样做，符合马列主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好教师也有两种，一种是政治上好，一种是业务上好。有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但业务上好，还要承认他是好教员，要奖励他。这里非要国共合作不可，非要同资产阶级合作不可。

(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在中央文教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对教师的主导作用不能怀疑。……否定这一点，是取消了先生，就没有教育了。这是骄傲，是学生骄傲。但更重要的是怕干部骄傲，既没本事，又骄傲，可怕。

(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的讲话)

在高级知识分子里，看起来还要发展党员。讲师助教领导教授不行。要领导，得十五年，不等十五年，就要在高级知识分子里发展党员。带来一些坏东西，也不要紧。(于是一九五八年炮制了一个文件，要求争取在五年十年内高级研究人员和教授中，党员占三分之一)

(一九五七年四月讲话)

(二) 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公然为右派分子喊冤叫屈

中央开会时，少奇同志讲过，我们这一辈人，也就是五六十岁的人，大多经过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阶段。……我们这一代经过这个阶段，知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不行的。……我们的学校负责人大多是三八式的，总支书记大多是四九式的，这些同志还不懂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现在大概得到经验。因此要整风恢复名誉，这次没有用整风的名字，而是用轮训的名字。

有些学校搞交心运动，人家不交心还好，一交心就糟糕了。这样搞下去，我们党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了。

右派的压力已经压了两年了，该放松一下了，让他们负起应负的责任。

(一九五八年二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

知识分子问题五八年、五九年直到六〇年，“左”得很厉害，失去了控制，现象很多，如“拔白旗”，“破资产阶级医学权威”等等，打击了很多知识分子。

(在中央文教工作会议上讲话)

斗右派时，开始有控制的。后来，对知识分子没有控制了，权力下放，乱斗，得罪了很多人，

支部就可以决定斗谁，这怎么得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七日讲话)

今后知识分子问题要集中，不要权力放到下面去。凡是斗争都要报告，要通风报信，要先请示。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讲话)

想一下子取得胜利，把兴无灭资搞成功，于是就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搞成了为思想批判而思想批判，把中间派甚至左派也得罪了。

(一九六二年讲话)

整风本来是很好的事，但在一定时期被搞坏了。恐怕是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给搞坏了的。我们经过了三次斗争。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那次中央控制得比较严，搞出了四十几万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包括丁玲在内。也有大学教授，如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很有学问的。……以后搞了一次反对国内修正主义，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个斗争是非常需要的，本身很好。但以后就搞得不大好了，扩大化了，动不动就是修正主义。教育机关后来也搞了一个教学改革，挖根子，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批判，也扩大化了，得罪了很多人，……我说整风在一个时期给搞坏了，变成整人了，把斗争扩大化了。

(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讲话)

党的任务就要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右派斗争，团结、改造中间派。改造不能强迫。……我们要重视知识分子，本来是朋友，当作敌人来整；本来是和风细雨，而采取粗暴手段，都是不对的。所以有同志起来打抱不平，不奇怪。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粗暴。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各省市负责人会上的讲话)

我说右派分裂出来，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当时还是防“左”。对中右问题不能把傅鹰、周谷城等说是不戴帽子的右派，把他们划出去；也不能把中中划出去，象教育部的文件，就是把中中也划出去了；还有把知识分子统统划出去的，象宁“左”勿右，破资产阶级医学权威，不管青红皂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打，用米丘林打摩尔根，打倒牛顿，打倒爱因斯坦。这些问题在《六十条》中都规定清楚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各省市负责人会上的讲话)

学术问题要慢慢来，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就怕简单化，取消是很容易的，一道命令下去就行了。学校是我们办的，不让教书就没有人教。而经验证明，还是让他们教的好。好先生可以教出坏学生，坏先生也能教出好学生。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那有状元教出状元来的？过去的状元都是落第秀才教出来的，甚至是妓女教出来的。陈三两就是妓女，她不是教出了一个状元、一个探花？要让他们教，不要他们批判，这里也牵涉到今后，怎么批判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搞乱了。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当然，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分开。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中央文教小组讨论“三十八条”会议上

讲话)

我们从理论上讲，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文教事业是党领导下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对这一点要有正确认识，它包括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及中间分子组成。在文教队伍中，个别党员曾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也不要，这话本身是错误的。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试想，我们的农民知识很少，工人知识不多，地主阶级知

识用不上。能有知识，知识最多的，还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在直属高校负责人讨论制定《六十条》会议上的讲话)

张东荪是贝格森哲学专家，现在不教书是可惜了。不要说你批判才能教，你介绍就不能教。张东荪教出小张东荪来也不要紧，就让他教上一万年。有人怕他们教书，怕得要死。怕什么，无非是怕“鬼”。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中央文教小组讨论“三十八条”会议上讲话)

我们对于右派，搞自然科学的，是坚持他们教书的，搞社会科学的呢？我看不管是不是已经摘了帽子，只要是有知识的，就是让他们讲课。现在不让他们讲，过了几年他又是刮刮叫的了。不让他们讲是不利的。光是讲自己的一套，米丁、尤金还不是教出了反面的学生，斯大林还不是教出了赫鲁晓夫！要让他们教（指大学以上包括培养研究生），不要怕。当然会有人跟他们走，这用不着怕。怕来怕去，将来还不是让他们统治。只要世界上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工人贵族，就会有德波林哲学。既然存在，不让教书，不给地位，是消灭不了的。光讲你的那一套，将来他们就会来“发展马列主义”。那时，没有人懂得他们，又如何去反对？前几天，赤旗报的同志问我：“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的思想和铁托一样，但在政治上又不反对你们，你们还让不让他教书？”我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如果有，我们一定让他教书。”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中央文教小组讨论“三十八条”会议上讲话)

右派分子的书要让他们出版，演员让他演戏。右派分子的画，画得好，让他们展出，画得好也是贡献，不要生硬过火，不要采取极端的政策。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讲话)

我们在知识分子中划的敌我界线只能是在政治上的，……我们只有一条政治界线，就是政治上不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所谓“不坚决反对”是说他们如果只反对一下子，也没有多大关系，以后不反对就是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廿三日同日本《赤旗报》代表团的谈话)

(三) 在知识分子中推行“三高”政策，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书记处有个意见：社会上各种职务，教师、医生、演员、厨师、理发员……总之三百六十行，其中包括小学教师，都应该有高级的人，对这些高级的人，应该给以较高的薪水和奖励。

要搞那末一批专家，提高他们的薪水。当然不是要提高到一千元，不是梅兰芳、周信芳，提高到一百元、二百元的，也就是提高了，是不是可以提那末一批出来？好教师的薪水可以超过校长，好工程师的薪水可以超过厂长，好演员的薪水可以超过团长。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在宣传文教会议结束会上讲话)

知识分子是使用问题，有的还要收买，要不要收买？要的。……知识要不要买？当然要，不收买是傻瓜、是笨蛋、是蠢才，要大胆收买。现在还有人在美国，李政道如果回来，一定出大价收买。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廿日在高校理工科教学会议讲话)

科学院也要考虑给博士学衔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在华东七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衔，还是要搞，还是有一点好。你们不给博士之类的学位，但是给教授之类的学衔。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的讲话)

要有升级的办法，服务多少年就加薪。这要有个条例。在高等学校就是搞教衔。叫“职务名称”吧！有教授、讲师、助教。搞这个东西是有鼓励作用的。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六日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讲话)

知识分子中中中一般不提升、中右全部不提升。这是属于‘左’的错误。

(在中央文教工作会议的报告)

这次会上看有没有可能把好学校、好教师的标准定出来，有的数学教师，数学教得好，业务上有津贴，在政治上只要不反动。

(一九六四年二月七日在各大区汇报后讲话)

(上海市教育卫生系统斗批改联络站编)

别人官会都作“批零不”(坐缺而兼兼过土知事)。工青团、妇联等连界地委只“批零出勤不正来事，去补出事，补不取事，去补事”。一派胡言乱语。你不坏天断景，当歌伴不，许舞出不，小口热闹。老挝外斯雷可公理，从教人到拖家，天王魔。故辽法阿摩又，而曲特进人官好，倒退。“又生民巨易式”来空想打曲来游，大王曰：“科将抗风不文士曾宣互早，有一批野所新思例世，人个一春吉吉果丽”。或问东问西，年复年出家一归处，春华秋入，人前引友聚首，中革工研奖三晋奖”，总归“半莫乱言不

(上海《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香港)

桥牌，出牌出勤士，我领画，画布于长斯古，依海出员诗，解出牌出勤士，领于长斯古，宋如缺群舞如火舞不，火场舞士是不，领舞出淡

(香港《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如是故，舞界舞如火一言只错此……，印土首则直且舞只舞界舞如火中毛公用印毛呼丸，
之言必也，不不一枝园只果时行舞如火舞不，舞失舞不，舞者舞者，舞者舞者不土舞。
丁长斯议刻木首进，舞关大

(香港《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对资本主义反美封，实行“高三”政策中干台歌咏文（二）

齐十六百三丈盈……员黄黑，聊顿，员折，生通，聊通，长斯舞登土公舞，舞意个音恭丁年，
想英明未得山高通如保斯如，人如见高势如枝，人如见高势如枝，而舞者小舞臣中其
舞，表音真，及兰舞是不，元于一挺高舞是不，然告。木薄而舞如高趾，不支舞一木振歌舞
如脚如脚木薄而舞如高趾，来出舞一木振歌舞如高趾，丁舞者舞出，而下舞二，而首一舞高
舞，升国扬舞如脚木薄而舞如脚，舞飞，舞飞，舞如脚木薄而舞如脚，才舞

(香港《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却不，舞杰告；灭舞不要冒昧……，凶恶；灭舞不要恶，灭舞更玉首育，舞回歌勤县干长形城
，灭舞舟大出宝一，来何果而首舞幸，因美首人首玉首舞，灭舞更大恶，木薄舞，舞举舞，从舞是灭
(香港《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舞回歌勤县干长形城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售价：每份七分